

第七章 小爺來幫忙

卓氏在京城也有些熟識的官家夫人，其中最要好的就是陳中書侍郎夫人古氏，兩人同樣出身商戶，才會生出惺惺相惜的情感，剛好脾氣都是爽利，相處起來更沒有壓力。

今天剛好遇上古氏邀約吃茶，每月一次相聚，卓氏很早就出門，卻沒有過午就回來，一回來就急著找段蓓欣來廣和園，這般急切的狀況很不尋常。

官嬪嬪瞧見二小姐進門，示意在旁服侍的奴婢離開。

「欣兒，妳來這兒坐下，娘要問妳一些事。」卓氏指著身旁的小杌子。

段蓓欣才落坐，卓氏就愛憐的撫著她的長髮，段蓓欣不解的問道：「娘，您到底是怎麼回事，怎麼一臉慎重，發生什麼事了嗎？」

「娘今天去找陳夫人吃茶，聽到一些事情……妳先回答娘，這段時間跟妳長姊出門，曾遇上什麼人特意刁難嗎？」

段蓓欣帶著滿臉笑意，「娘，欣兒又不會跟人相爭什麼，怎麼可能有人會特意刁難我？您是聽到什麼了？」

「都是娘的錯，娘只是單純想著妳長姊既然有心示好，便讓她帶妳到寧府認親，娘還思索著怕自己跟上會讓場面尷尬，以為讓妳們孩子自個兒相處比較自在，沒想到會惹出這些禍端。」卓氏的軟肋就是孩子，男孩放養，女兒嬌疼。

「是什麼禍端啊？」段蓓欣故作天真，她不想增加母親的罪惡感，「娘會不會想太多了，女兒陪著長姊出門確實沒有遇上什麼人特意刁難，也沒有遇上什麼事啊！」

「就算有人不懷好意，妳這丫頭少根筋，也未必就能察覺。現在外頭都在傳娘是貪圖寧府聲勢，才巴巴的黏上，還使了好些財寶壓著妳長姊低頭捎上妳，什麼攀權附貴，為妳謀門好親事的話都出來了。」卓氏著實氣惱，說出這些話的缺德傢伙，也不怕話多閃舌。

官嬪嬪在一旁忍不住勸慰：「夫人就是關心則亂，小姐這才幾歲，哪這麼早說親的，那些人擺明著就是唯恐天下不亂，胡亂說話，舌頭也不怕被截了。」

「咱們沒有那個心思就好，隨便別人怎麼說，身正不怕影子斜。」段蓓欣說得慷慨激昂，也是為了安撫娘親的情緒。

「現在開始，娘不允妳再跟著蓓貞出門。」

「這怎麼行，該怎麼做就怎麼做，若是長姊真存著好心帶我出門，這種做法豈不是寒了她的心？」段蓓欣還沒有釐清段蓓貞扛著才女名聲的目的，也還不願把長姊想成有心機之人。

「娘懂妳的意思，只是現在還是先避避風頭，不能讓這些話再繼續瘋傳。」人言可畏。

「夫人的顧慮有理，但也不用完全避掉大小姐的邀約，只是之後這赴約的主人家要慎選，最好避開和寧家關係友好的。」官嬪嬪也提出看法。

「對，頂多避開和寧家關係較親近的邀約就好，若說全不去，就是因噎廢食了。」

段蓓欣也認同官嬪嬪的建議，「娘，那您有聽說姊姊近來大出風頭的事嗎？」

「妳是指聲名鵠起這件事？」卓氏知道得比段蓓欣早，「妳爹有提過，還非常得意，對於那首詩連他都得意洋洋，還特地寫了草書掛在書房裡。」當時還嘆著可惜貞兒是女兒身。

「爹認為姊姊有這等才華是正常的？」段蓓欣不相信，爹以前就清楚姊姊不愛讀書，還把授課的夫子給氣走過幾回呢。

「妳爹心恁大著，巴望著女兒有才名才好說親。」

卓氏怎麼可能不清楚枕邊人的心思，這些年他把滿腔抱負寄託在畫作和書法上，廊下掛著一排鳥當興趣，不就是官場不如意嗎？他始終認為寧府壓著他往上，但老實說，憑著他的才能，當上太常卿已是頂端，想再更上一層樓是難上加難，偏偏他年少時運氣順遂，就一直以為自己是天縱之才，現在只是時不我與罷了。但是就她看來，丈夫把那些興致當成沉潛，皇上根本看不入眼吧！

「爹不是想和傅大人家結親嗎？」段蓓欣小聲的問。

卓氏臉色一變，「妳是怎麼知道的？」

「傅大人位升侍中，負責審查詔令，簽署奏章，這可是聖上近臣的位置，更別提老傅大人曾任太保，是當今聖上的恩師之一，幸好傅府家規嚴謹，子孫不參與結黨聚群，這可能也是皇上願意親近的原因之一。傅大人的嫡次子今年滿十八未曾說親，聽說這傅家娶媳論賢才，其他門第倒是不重視。」

「這些妳是從哪裡聽來的？」卓氏以為她是參加茶宴多了，聽到的閒話。

「是看邸報，還有參加那些宴會聽夫人們說的片段，再加上自己分析出來。」段蓓欣吐著小舌，她一早上就是忙著理出這些事呢！「娘，我說的對不？」

「是對也是錯。」卓氏嘆一口氣，最後索性說清楚，「妳爹想攀上傅家不假，所以才由著蓓貞傳出那些聲名，甚至樂見其成，只是妳爹也清楚蓓貞的斤兩，若真讓她攀上傅家，未來這是結親還是嫁禍還說不定，所以他有些猶豫不決，現在就看寧大老爺的態度了。」

「大舅舅的態度？」

「他可允許妳爹脫離他的掌握？再者，寧家難道沒有適婚的女兒？寧飛茹等著選秀入宮，寧飛靜呢？這及笄禮辦得有聲有色，傅夫人也應邀出席，他們兩家是不是有默契誰也不知道，妳爹就是等著看他們的態度。」

段蓓欣擰著眉，沒想到長姊傳出才名會牽扯出這麼多方的角力，她真是想得淺了，看樣子自個兒的功力還是不夠。

「以後妳來娘這兒看邸報，有些事娘再解釋給妳知道，看邸報可不是只看門面，誰和誰之間的關係層層盤根錯節，但重要是利益不患寡而患不均。」既然女兒有興趣，願意學，卓氏當然要好好栽培，再說多增加見聞對女兒來說也是好事，女人的世界可不該只侷限於後宅這一方天地，應該培養更高深的眼光。

卓氏一直管著繡莊布行的事，十多年來沒有後宅的骯髒事干擾，自然心胸開朗，對外理事機會多，自然看事情的眼界就廣了。

「妳就決定這樣便宜了她？」趙朗澤揚聲，帶著不可置信，他還以為她多聰明呢！這傢伙又夜闖她的閨房！段蓓欣已經懶得再出言教訓，糾結這件事無益，幸好她今晚披著狐毛坎肩，也不算被他輕薄。「什麼便宜誰？你又知道什麼？」

燭光搖曳，蓉麝生輝，她的美透著一股朦朧，慢慢的襲上心頭，就這麼深刻雋永，一直到幾十年後，他閉上眼睛都彷彿還能看見。

「魏子游寫家書回家鄉，就是央求長輩作主，要求娶妳長姊，這件事還是透過魏湘雲探了妳長姊的口風，她答應了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！」段蓓欣瞠目結舌，她以為最不可能的事情發生了。

「這世上什麼都有可能，只有死了才會沒有可能。」

「這是什麼繞口令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不理解我這位長姊，她可是最崇尚身分的人，魏子游雖然有京城七賢之一的雅號，但這遮掩不了他是商人之後的事實。」

「可是她應了魏子游的求親是事實，這信快馬加鞭大概只要三天就可以送到江南，魏子游也在昨天一連拜會幾位大儒，有可能是徵詢他們代表出面提親的事，這八字若沒有一撇，誰敢做這種事？」趙朗澤遇事是混不吝沒錯，但勝在惡勢力夠大，這事若真要掰碎了查，還真沒有他查不清楚的。

「但是我爹屬意傅府的嫡次子。」

「傅劍山？」趙朗澤詫異萬分。「妳爹可真是心大。」

傅劍山的祖輩傅老先生曾任太保，更別提傅家可是百年世家，底蘊非常驚人。

「有夢最美。」

聞言，他忍不住朗聲大笑，把段蓓欣嚇得急忙捂住他的嘴。

「你忘了這是哪裡嗎？笑這麼大聲要找死啊！」她壓低聲音惡狠狠的警告。

感覺著她柔軟的掌心貼著自己的唇，趙朗澤心猿意馬，尤其這貼近的身軀還有一股好聞的花香味兒。「妳怎麼還這麼小？」

他指的是她的年紀，偏偏這丫頭個子矮小，他想低頭看她，卻被她誤會他是在看著她胸前，她一個惱怒，顧不了太多，捂著他嘴的手收回來，另一手一記巴掌就甩了過去，隨即輕斥道：「天色胚！」

打完了人，她連忙退後好幾步，兩隻小手緊揪著衣領，眼神防衛的死盯著他。

「我哪是色胚，我又不是那個意思，反正……妳快點長大就是了。」

「你再胡說就出去！」

「好好好，就不提長大這個詞兒。」趙朗澤妥協。

「你還說！」

「不說了。」他憋著氣，也是委屈。

「我聽說寧府也打算跟傅家結親。」段蓓欣索性把謎底都揭曉。

趙朗澤臉色鐵青，「傅劍山就這麼好，妳們一個、兩個的全惦記著。」

「你在發什麼瘋，什麼叫妳們惦記著，誰見過傅劍山啊？你講話怪裡怪氣的。」

「我二姊家中小姑也打算說親，對象就是傅劍山，他們已經交換庚帖，應該是確定了。」趙朗澤把話說明白。

段蓓欣終於明白他的表情為何顯得怪異，原來傅劍山已有婚配。「就算今天沒有

傅劍山，也可能有其他人，我倒是沒有想到我爹是這門心思。」

「賣女求榮的心思？」

她沒好氣地賞了他一記白眼，「我知道婚姻大事就是講求門當戶對，只是女兒家的幸福呢？我爹就沒想過若是傅家娶媳求賢才，我長姊嫁進去會是什麼結果？」

「他有想過，但想更多的一定是僥倖，這就是賭博。」

段蓓欣不能認同，「怎麼能拿女兒一生的幸福當賭注？」

「妳長姊願意的。」

「好啦！反正現在知道這些事就好，以後看事情發展。還有，你不能再夜闖我的閨房，若是被發現就不得了了。夜深，快走吧！」

「妳有想過妳會嫁給什麼樣的人嗎？」

「我才幾歲，想這些太早了。」段蓓欣不明白為什麼話題會牽扯到自己婚嫁之事，但她知道不應該和外男談論這種話題，不合禮教。

「怎麼會太早，有些世族十三歲就嫁娶，訂親又算什麼事？」趙朗澤說的不假。

「段家又不是世族。」

「如果……我是說如果，我來提親呢？」

「你懂什麼是結兩姓之好嗎？確定不是我跟你有仇？」

趙朗澤惡狠狠的擰了一記她白嫩的臉頰，這次是真動手，沒有什麼憐香惜玉，惹得段蓓欣驚呼，淚水差點奪眶而出。

「你做什麼？！」

「給妳一個疼痛的教訓，這才叫有仇！」臭丫頭，就知道不應該對她好，她根本就不懂！

「混帳，你快走，以後不准你再來我家！」

「誰要再來！」

趙朗澤氣惱地用力拉開門，門外的親隨也嚇一跳，連忙尾隨在主子身後離開。

段蓓欣則衝到銅鏡前仔細打量，雪白的粉腮出現一個紅印子，這實在太顯眼，也不曉得明天一早會不會消失？這讓她明天怎麼見人？又要怎麼解釋？

臭混帳，什麼忠親王，簡直就是惡魔王！

寧府二老爺怒氣沖沖的進了內室，瞧見妻子坐在榻上，二話不說揪著她的手臂拉拽，馮氏沒有留神，摔落榻下，痛呼哀號。

「你這殺千刀的，一回來發什麼瘋？」馮氏好不容易站起身。

「妳還敢說！我之前交代妳什麼？我那上峰的母親作整壽，這可是大事，結果妳給我送什麼賀禮？妳自個兒說清楚。」

「不就是一尊觀音像，當時告訴你，你也說好，妳上峰的母親虔誠敬佛啊！」

「那觀音像是玉做的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上等翡翠玉石精雕？」寧二老爺重複她當時的說詞，就見她略微心虛的低頭。

「這……這麼一尺高的觀音像，若是翡翠玉石精雕……所費不貲。」馮氏不自在的攏著髮髻。

「所以妳就把它換成南陽玉？」

「你怎麼會知道？」馮氏難掩驚詫。

「妳這糊塗的女人，頭髮長，見識短，妳以為這種事可以神不知鬼不覺嗎？我上峰的母親當這觀音像是上等翡翠精雕，供奉在佛堂裡，每天早晚虔誠唸經，恰巧碰上子姪上門拜訪，這子姪有段時間就在南陽遊歷，人家那眼睛可是毒辣得很，一眼就瞧出觀音像是南陽玉，還說什麼質地細膩、光澤好，但若是老夫人要禮佛還是用翡翠最佳。

「最後這子姪是特地再從家裡送了尊觀音像來，那才是上等翡翠玉，這事把我上峰說得羞愧，連帶我也討不到什麼好，這陣子被排擠到連怎麼得罪他都不曉得，現在總算真相大白了！」寧二老爺氣得身子直抖。「我說我怎麼就娶了妳這女人，一門精神都花在哪些事情上頭了？連這種要緊事都這樣胡搞，輕重緩急都分不清楚！」

「娶我又怎麼了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，這段時間你大老爺吃茶、上館子，女兒又及笄，還有兒子遊歷回來要進書院，哪件事不需要銀子打點？你大老爺每個月的薪俸就這麼一點，這些事公中的銀子能湊辦得齊嗎？難道都不用私庫出一些？若要私庫出，你當你大老爺有得是金山銀山嗎？你以為你有大伯子的本事？」馮氏也來了氣，若不是她精明的算量，他們一家子早就喝西北風去了。

「妳別提大哥來激我，我是我，大哥是大哥。」

「那好，那咱們來問問，你兒子要我提親，這事你怎麼說？」馮氏原本想著依母親的意思去下聘，但這下聘的禮數要齊全就是難事，捉襟見肘不說，母親也沒有什麼具體說法，她只好一直接著。

「提親？書不好好唸，還想著成親。」段二老爺哼了哼，「提的是哪戶人家？」

「怎麼不能想？娘也說該幫兒子找門親事，讓兒子成家，心定了，才能把書唸好，而且說的就是段家大小姐。」

「貞姐兒？」寧二老爺當然知道母親一門心思想讓妹妹的女兒嫁過來。「我記得段家主母是卓氏，娘家可是江蘇首富。」

「是，人家出手可闊綽了，靜兒及笄送上的紅寶頭面可是實打實的貴重，這種手筆還真沒有幾個人拿得出手。」馮氏當時才真正體會到有錢和沒錢的區分，寧家是名門沒錯，但這名門世族裡也有分高低的，像自家這種的就是門面開闊，底蘊不足。

「若是兒子聘段家二姑娘，嫁妝應該不少吧？」寧二老爺也清楚未來繼承家業的一定是大哥，所以他得替自己打算，私庫不豐是事實，再加上兒子有多少斤兩，他這個當老子的更是心知肚明，未來想來還有很多地方需要銀子打點。

「這事我也想過，可是兒子喜歡的是貞姐兒，娘也是。」

「若是咱們先找人去跟段家透口風呢？」寧二老爺心裡也有盤算，這兩盤菜可不能全部都搞砸。

「老爺的意思是，若是二姑娘沒有意思，咱們再聘大姑娘？」馮氏也思量起來。

「這事要做得隱密，所以透口風的人妳可要再三衡量，別把事情又辦砸了。」

「這種大事，我自然會小心。那上峰那裡……」

「我會去找娘，只能再弄些好東西去彌補一下關係。」恨恨的瞪了妻子一眼，寧二老爺轉身要離開。

「老爺，這夜也深了，您今晚不在這裡休息？」

「不了，我去許姨娘那裡歇著。」寧二老爺說完，便大步走了出去。

馮氏立即沉下了臉，什麼老東西，就只有遇上事情來找糟糠妻，溫存暖床就記得去找小騷貨！

只是這種事發生的次數也多了，她也算看開了，只要兒子好，她下半輩子就有得依靠。

當務之急她得想想要找什麼人去段家，想來想去還是覺得找娘家的人去比較安心，隨即又想到段家二姑娘年歲不大，若要聘她，等嫁妝進門又要等上多久時間？

不管了！先請託娘家的嫂子再說。

馮氏才找上娘家嫂子管氏，隔天晚上，親衛便將這消息上稟趙朗澤知道。

趙朗澤原本在練字，一聽，這手勁一甩，字就寫歪了。看樣子他的定力還是不夠。

居然覬覦到他鎖定的獵物上頭來了……他嘴角上揚，帶著邪氣味，先下手為強的道理他可懂得。

「幫我遞帖，明天一早就上鎮王府。」

「那咱們今晚要去段府嗎？」追星詢問。

「不去，去段府做什麼？」趙朗澤沉下臉反問。

「這……小的只是詢問王爺。」追星明白捅了馬蜂窩，都怪自己一張嘴問得太快。

「都說不去了！」

「是。」追星轉身要出去。

「慢著！」

追星停下腳步，轉身面對王爺。

「今晚……去看看。」反正只是去看一眼，說不定又會改變主意？這畢竟也是人生大事，應該要去看一眼確認自己的真心，若只是一時興起，也好早些滅了這些心思。

屋裡燒著銀霜炭，燒得暖烘烘的，也讓段蓓欣的腦袋糊成一團，不停回想今天中午在彩擷坊聽到的事……

「二小姐來的時間湊巧，剛好有女客約了這時間要丈量尺寸，要不二小姐先到內間歇息吃茶。」

彩娘是彩擷坊的掌櫃，非常擅長蘇繡，只是現在年紀大，眼睛不好使，才漸漸專心店鋪的經營。

「彩娘您忙，我先走好了。」

彩娘連忙把她攔了下來，「二小姐，這客人是從前面進來，您這身分不方便和對方碰上。」

「她們是？」鶯鶯燕燕的嬉鬧聲，聽起來人數不少。

「她們是逍遙居的。」彩娘帶點愧意，若是知道二小姐要今天來交繡樣，她就不會安排逍遙居的人來了。

「好，我知道了，既然是客就不能怠慢，妳先出去招呼，我到內間吃茶。」段蓓欣自然知道有銀子就是大爺的說法，也不讓彩娘為難，帶著石菁進入內室。

沒多久就聽見嬌嫩的嗓音，非常近，想必是進到隔壁，還有衣裳布料的沙沙聲，對話此起彼落，初時段蓓欣還可以優雅的品茗，直到隱約聽見有人說起忠親王。她連忙起身，示意石菁噤聲才靠近門邊，傾耳細聽。

「……妳聽說了嗎？逍遙仙子原來是被忠親王送進宮裡的。」

「就紅袖那小蹄子，進了宮能得什麼好？」

「平時三皇子來，就沒見妳少往前湊，誰不曉得妳這心態是吃不到葡萄就喊酸。」

「還在那兒碎嘴什麼！忠親王做這事可是壞了三皇子的利益，紅袖在咱們逍遙居一晚可以掙多少銀子不說，眾多大老爺也是捧著大把銀子等著要標下紅袖的初夜，現在全都打了水漂，還不把忠親王給記恨死。」

「我聽黃大人提過要把黃大姑娘說親給忠親王當媳婦。」

「黃大姑娘？」

「就是戶部尚書的千金。」

「說那些做啥，她們那些名門千金跟咱們八竿子打不著的。妳先幫我瞧瞧這布料做條八仙裙怎樣，好看不？」

戶部尚書？姓黃？那不就是黃續浩的堂姊？這算盤打得真響，可是賢妃怎麼可能答應？！

賢妃育有一子一女，分別是十皇子和八公主，十皇子今年才五歲，八公主則剛滿兩歲，若是讓趙朗澤娶了黃續浩，那豈不是和三皇子綁在一起？賢妃可是與三皇子的生母德妃不和啊！

這些偶然聽到的小道消息也不一定會是真的，只是逍遙居的姑娘居然也可以聽到這些祕辛？看樣子男人在尋歡作樂的時候，也喜歡講些他人的私事，說得越多，就是顯擺，表示自己交友廣闊，或許那些開客棧酒樓的也一樣，都可以打探到很多消息，難怪三皇子會做這種生意，往深層想，除了賺些銀子傍身，難道就沒有結黨營私的想法在？

不曉得皇上知道不？當今皇上正值壯年，應該不容許皇子們對於龍椅有太多妄想，遲遲不立太子也可能是這個因素，當然，也有可能是這些皇子還不足以擔當大任，皇上還需要時間觀察誰是適任人選……

一直到段蓓欣返家，用了膳、梳洗了，都快要就寢了她還在思索這些事。

停！不能再胡思亂想，這些都不是重點，重點是她該給趙朗澤警告嗎？可是昨晚他才胡說什麼要娶她的事，若是今天她就告訴他這些，會不會讓他多想什麼？況且昨天她才警告過他不准再來。

瞧現在都什麼時辰了，他往常早就出現了，今晚他八成是不會來了。

「妳在想什麼？這麼專心。」

嚇！段蓓欣倏地瞪大眼，嗔道：「你、你要嚇死人啊！」

「我進來很久了，是妳不知道在胡思亂想什麼，根本沒發現。」趙朗澤的俊臉非常靠近她。

她悄悄的往後移動幾寸，「不是說了讓你別來？」

「妳是什麼身分，本王憑什麼要聽妳的？」他非常懂得如何拿身分壓人。

「你……難道親王就可以視禮教為無物？難道親王就可以隨便夜闖女子閨閣？」

你這是仗勢欺人！」段蓓欣平時才不會這麼兇悍，實在是他欺人太甚。

看著她氣得杏眼圓瞪，巴掌大的臉蛋泛上一層薄紅，怎麼會這麼可愛？趙朗澤別開臉，怕再繼續看下去就失了威武。「我原本又沒……反正我沒打算進來房間，是瞧見妳房裡燭火還亮著。」

聞言，她也有些不自在，他以為她在等他？「我只是在想事情，你別誤會。」

「想什麼？」至於誤會什麼，他沒有多問，省得又是自作多情。

段蓓欣深呼吸一口氣，決定把自己知道的事告訴他，「你的婚事被人惦記上了，逍遙居的姑娘上彩擷坊訂製衣裳，她們聊起這些事，不巧被我聽見。」

趙朗澤雙手交叉在胸前，挑了挑眉，「她們還說什麼？」

「聽說對方姓黃，父親是戶部尚書。」段蓓欣回答得小心翼翼，「應該是和三皇子有關係，德妃和你姊姊不和，所以這件事若要成，肯定會從皇上那兒下手。」他冷笑道：「那群人真是吃飽閒著沒事幹，皇上不會答應的。」

「你怎麼能夠肯定？」

「賢妃曾經懇請皇上讓我自個兒決定婚事，皇上當時就應允了。」

所以她是瞎操心了？！哼！段蓓欣噘著唇，索性回到榻上坐下，「那麼你今晚來做什麼？」

「事情也是湊巧，妳的婚事也有人惦記上。」趙朗澤咧嘴假笑。

不就是你嗎？還故作什麼神祕。她連問都懶得問。

「對方是寧允崧，寧府二房的長子，在寧府行五。」

「怎麼可能？」段蓓欣驚呼，「表哥喜歡的是我大姊。」

「這是二房老爺的意思，所以二房夫人會託娘家嫂子管氏來探問妳家的意願。妳覺得妳爹想讓妳大姊嫁進傅家，那麼若是寧府求娶妳，妳爹會答應嗎？」

當然是同意！段蓓欣瞪大眼睛，「可是我不喜歡表哥，我覺得他的眼神放肆，行事輕浮。」

「那麼妳求我，我就幫妳把這事攬黃了。」

「你有什麼辦法？」她狐疑的問道。

「說了就不稀奇了，妳要求我不？」

「寧允崧真的想娶我？可是我年紀還小，怎麼可能有人瞧得上眼？」段蓓欣思忖著這事的可能性。

「最慢後天，妳應該就會瞧見管氏上門，就知道我說的是真是假，只是到那時候

妳想求我也晚了。」

趙朗澤一副無所謂的態度把段蓓欣氣得牙癢癢的，不過她很快就看清情勢，好漢不吃眼前虧，她倒也乾脆，「求你，幫幫忙。」

「這可是妳求我的。」他笑容燦爛。

「是，是我求你幫忙。那麼你現在可以說打算怎麼幫？」

「就由我來求親。」

「你？！」段蓓欣先是驚愕，隨即感到氣惱，「你是在耍我嗎？」

「非常認真。」趙朗澤閃身離開房間前，還不忘留下一句話，「我一定說到做到。」

「喂！」她根本追不上他，只能看著他的身影迅速消失在黑夜裡。

他……他到底是說真的還假的？她跺著腳，不得不承認自己惹上大麻煩了。

這一天，段蓓欣才用完早膳，正準備要去廣和園向母親請安，就碰上丫鬟說母親有訪客，人正在花廳，不在房裡。

花廳是母親布置在內院的，平常打理名下的產業就是在花廳裡聽管事稟報，她有空時也會在花廳裡旁聽母親理事，現在母親把訪客迎到花廳，可以想見母親不想讓其他人知道對方的身分。

難道是管氏？不可能，這麼一大早的……

段蓓欣的心裡就像貓爪子撓著一般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好不容易等到丫鬟來通報客人離開了，她立即帶著朱辰往花廳去。

「娘，怎麼一早就有客人上門？」她的嗓音嬌嬌甜膩。

卓氏看著女兒只是隨意披著厚襖，不由得蹙起柳眉，「昨晚落雪，一整晚沒歇，清晨這細風一刮，寒意都刺進骨子裡了，妳怎麼還穿得這麼單薄？之前給妳做的狐裘披肩呢？」

「這不是都在家裡，屋裡都燒得暖呼呼，哪會凍著。」段蓓欣不愛裏得緊實，動作不靈活外，進到屋裡熱氣這麼撲面而來，她會覺得快喘不過氣。

「妳就是這麼不經心，女兒家的，若是寒著了身體，將來嫁人可有妳好受了。」卓氏轉向朱辰，「妳這丫頭也要仔細，怎麼任由小姐這般作為也不勸著些？」

「娘，妳就別說朱辰了，哪有丫鬟管得動主子的。」

「這不是管，這叫勸說！妳這丫頭，娘說一句妳就有歪理回上四、五句。」卓氏清楚女兒的性子，在外人面前總是溫順，就只有在熟人面前才會一古腦倒出大實話。「趕這麼快過來，是想探問消息？」

「是誰一大早就上門啊？」段蓓欣也不遮掩心思。

卓氏把帖子遞給女兒，讓她自個兒瞅瞅。

「這是官媒啊！談的是姊姊和魏家？」

卓氏將女兒驚訝的表情全都看在眼裡，不由得問道：「妳知道魏家底細？難不成妳跟貞姐兒外出赴宴時，遇見過魏家公子？」

段蓓欣訕然，「娘在說啥啊，這魏家公子可是集英書院的頭名，有京城七賢雅號

的學子，只要有看新報的人，誰不曉得魏家公子的名號，對方可是實打實的才子，只是他怎麼會來向姊姊求親？這未免也太瞧得起自己了。」

可不是嗎？就算自身才高八斗、學富五車，但沒有走過殿前應試，身披紅袍，頭簪鮮花，說穿了就是白身，怎麼敢到三品官員家裡提親，若是家世出色的也就罷了，這魏家不就和卓家相同，都只是富甲一方的商戶，大姊哪會看得上眼。

卓氏自己也正琢磨著覺得不對勁，若是沒得了準話，魏家不至於這麼唐突敢上門求親，尤其還請動官媒上門，這可是非常正式的求親。

總之卓氏也不敢隨意拒絕，客氣的說要跟自家老爺商量。

「妳這丫頭就這丁點心思還想打馬虎眼，坦白跟娘說，妳知道些什麼？」女兒從自個兒的肚皮裡爬出來，她若是不清楚女兒在想什麼，可就白活這麼多年了。

「娘，女兒就是不確定才不敢說，只是……唉！反正大姊似乎是對魏公子有意，魏公子上門求親應該也是大姊同意的。」

卓氏難掩驚駭，「妳確定？這魏公子家裡經商，祖輩也曾經是泥腿子，這種家世別說妳爹看不上眼，寧家一定不會同意。」

「依大姊的眼光，應該也不會瞧上魏公子啊！」段蓓欣咕噥著，這可是大實話。

「所以女兒在想一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大姊今年桂筵宴後突然才氣縱橫，名聲遠播，現在又出現魏家公子求娶，該不會再來又有其他人上門求親吧？這種有女百家求的情勢可是大大抬舉了大姊的名聲，難不成營造這些好聲名是有什麼目的？」段蓓欣皺眉道，就擔心不是小事而是有什麼大陰謀。

卓氏陷入沉思，若真如女兒所言……難不成丈夫提的傅家真的八字有一撇？想到這裡，她心頭一緊，看著嫡長女高家，她心裡總不是滋味，尤其自個兒的女兒也不是不好，就可惜這出身矮了一截，都怪她這個做娘的不好。

段蓓欣瞧著母親哀憐的神情，就知道觸動到她的心結，連忙偎近母親身邊撒嬌，

「娘，這樣哄抬身價可不是好事，女子還是嫁個知冷暖、懂心意的對象才好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，嫁人的事怎麼可以隨意掛在嘴巴上說。」

「女兒不就只和娘說嗎？咱們娘倆這麼親近，有什麼事不能和娘說的。」段蓓欣回得倒是大實話。

卓氏輕擰著女兒的小臉蛋，「妳就是吃定娘疼妳！不管妳大姊這些事了，娘心裡自有主意，妳就少摻和進來。」

「女兒只是怕娘吃虧，畢竟大姊的婚事對於娘而言可是燙手山芋，若大姊嫁得好，沒有人會誇娘親操持得宜，對嫡女有度，但若是大姊嫁得不好，那娘可是頭一個被戳著脊梁骨罵的。」

這世道從來不缺乏多事的人，總是拿著雞毛當令箭，雞蛋裡挑骨頭。

「這事娘拎得清，用不著妳這小丫頭操心。」

「夫人，二小姐這不就是關心您來著。」官嬪嬪樂得笑呵呵。

「轉眼間，這丫頭也快要到了說親的年紀了。」卓氏摸著女兒的腦袋，不免感嘆。

「娘在說什麼啊！」段蓓欣紅著小臉。「女兒要回去了。」

「二小姐也懂得害羞，確實是長大了。」

官嬪嬪補上這一句，可把段蓓欣羞得跺腳，連忙跑出花廳。

其實段蓓欣哪是羞，而是作賊心虛了，誰知道那混帳傢伙是不是真的打算差人來說親，她真是被賊給惦記上了。

趙朗澤可不曉得自己被某個小丫頭編排成賊，今日他穿著貴氣，紫色蜀錦辟邪紋交領長褂，披著黑色狐裘，腰間雙扣葫蘆玉如意，還特地把象徵官階的金魚袋繫上，剛毅輪廓上帶著不屈堅忍，若非白皙的膚色添了幾分斯文，活脫脫就是老王爺的翻版。

想當年老王爺馳騁沙場，戰功赫赫，所經之處蠻族紛紛歸降，打響大梁戰神威名，其聲名甚至遠播到大食。

趙朗澤這完全彰顯王爺氣勢的模樣在平常可不多見，畢竟他向來吊兒郎當慣了，做事也沒個正形，難怪走進鎮王府大門時，把門房都驚傻了，連彎腰行禮都慢了半拍。

鎮王妃前不久接到拜帖時，足足傻怔了好一會兒，平常她這個弟弟都是讓她殺上門去逮人，只差沒有揪著耳朵罵人，能夠讓他自個兒送上門的機會，仔細想想還真的沒有過，所以他這次正經八百的送了拜帖，讓她格外看重，早早到正廳候著，待他來了，再瞧他這副打扮，差點熱淚盈眶，誰敢說忠親王是混不吝的，瞧這副英挺模樣，連廳裡的丫鬟都看得忘了眨眼。

這才是她的好弟弟。

「王爺今天很有精神。」鎮王妃必須要強撐著，才不至於感動到落淚，丟了臉面。

「二姊恁客氣了。」趙朗澤拱手稱謝，「其實今天小弟來是有件事要請求二姊幫忙，小弟家中無長輩，雖然二姊已經出嫁，卻有拳拳護弟之心，這份心意不敢忘卻，因此小弟懇請二姊為小弟作主，求娶段家姑娘為婦。」

鎮王妃瞪大眼，「你說什麼？你再說一次。」

「小弟想求娶段家姑娘。」趙朗澤腆著臉重複一次。

「段家？這是哪戶？」

鎮王妃大驚失色，她從來沒聽說過弟弟和哪家姑娘走得近，如今居然就說要求娶，這嫁娶乃是大事，她都還沒有去探聽對方深淺，行事、閨儀都不清楚，萬一不是個好的可怎麼辦？

「稟王妃，段家莫不是指段太常卿府上？」一旁的木嬪嬪靠近提點，「就是最近傳出才名，在桂筵宴上大大出名的那位姑娘。」

「是二姑娘，不是大姑娘。」趙朗澤不悅的瞪了木嬪嬪一眼，糾正道。爺的眼光有這麼糟嗎？

「二姑娘？」這二姑娘有什麼本事？瞧著弟弟還瞪著木嬪嬪，這種一心維護的模樣讓鎮王妃有些不悅，都還沒有進門，弟弟的心就這麼向著對方。

木嬪嬪搖頭，段家二姑娘的名聲可不好，但現下王爺還在，她實在不適合稟報給王妃知情，萬一王爺鬧起來……

「對，小弟想要求娶段家二姑娘，懇請二姊作主。」

「你要請我作主也是應該，畢竟我是你親姊，但我得先派人去查查這段二姑娘的心性再說。」鎮王妃雖然心喜弟弟開竅，但也不肯一口答應。

「二姊，難道你不相信我的眼光？我雖然行事頑劣，但遇上大事可不曾怠忽。」

「之前外族上貢，你在行館做的好事需要我再提醒你嗎？」這臭小子，把那幫外族人上貢的天馬全下了豆巴，當天馬進了朝堂上就拉得臭烘烘，還軟腳就地癱在殿上，滿地髒汙，成何體統，而這還只是他做的荒唐事的冰山一角。

「一群戰敗之徒，居然敢求娶我朝公主當做和談條件，我這麼做只是要讓他們自個兒知道臭在哪兒！」趙朗澤可不認為自己做錯了，那些被祖父、父親打趴的王八蛋，居然敢腆著臉來求娶公主？隨便指個女官送去和親就是賞臉了，還想指名點選的。

「你這副脾氣，我要怎麼相信你這次是認真的？段家二姑娘我自會派人去了解，若真是個好對象，二姊提著燈籠也會連夜趕去段府去幫你提親。」鎮王妃不把話說死。

「可是小弟已經決定非段家二姑娘不娶，若是娶不到，我就出家當和尚。」趙朗澤說得斬釘截鐵。

「你在威脅我？」鎮王妃柳眉一橫。

「小弟不是威脅，只是情之所鍾，不能自己。」他面露哀戚，打算動之以情，「雖然忠親王府家大業大，但是兩位姊姊出嫁後，那個府邸對我而言就是座空城，沒有什麼貼心的人可以說話，好不容易出現一位段家二姑娘讓小弟心儀，這番話實在也不該由我口中說出來，但是若不說出口，小弟又該怎麼辦？」

鎮王妃就是吃軟不吃硬的個性，瞧見弟弟那副情深的模樣，她暗嘆了口氣，弟弟說的也沒錯，忠親王府確實沒有一個貼心的人可以陪伴他，罷了。「你總得讓我備禮再上門說親吧！」

「這禮怎麼能由二姊準備，應該是由小弟準備才對。」趙朗澤示意追星，追星便讓下人捧著幾個箱子進門。

鎮王妃瞧著幾個箱子，準備得齊全，連禮單都備妥了，這小子就是打定主意要娶段家二姑娘？！「你回去等消息。」

「那麼弟弟回去等姊姊的好消息。」趙朗澤拱手後，愉快的離開。

「木嬪嬪，姊幫我遞牌子到宮裡，我要見賢妃，越快越好！」

鎮王妃急著要把這件事往宮裡傳，可是不湊巧，宮裡的姑姑回了消息，賢妃昨晚得了風寒，人現在發熱，不能見客。

第八章 貴客上門

段薔貞憤恨的用開畫筆，將宣紙撕毀用力丟進紙簍裡。

立在一旁服侍的巧荷連忙將大小姐身上的圍裙解下，並送上銀毫沱茶，茶湯呈現淡琥珀色，味道厚重，入喉回甘生津，這可是魏湘雲託人送來，但這種借名方式

餽贈意味著什麼自然不言可喻，只要雙方心裡有數就好。

「大小姐做什麼要折磨自己擺弄這些東西？」巧蓮拿來熱毛巾，先替大小姐溫著指尖，再慢慢拭過手掌，把上頭沾染的顏料擦乾淨。

「妳懂什麼！」段蓓貞全沒了在外人面前的溫良嫋淑模樣，姣美的臉蛋扭曲。若不是段蓓欣不肯幫忙，她怎麼會折騰自己做這些事？偏生下筆一畫，這山不成山樣不打緊，色彩相疊後，居然糊作一團成了雞屎，看了就糟心。

「大小姐這才名可是有先前的作品明擺著，短時間內不用怕被揭穿，大不了就說手受傷，技巧生疏了。」巧荷聰明，連忙想了個藉口。

「話是這麼說，但我總要會些基本，總不可能技巧生疏，連基本的調色都忘記。」段蓓貞咬著唇，後悔這是作繭自縛，早知道就寫些文章還比較好了事。

「大小姐、大小姐。」門外有人叫喚，聽著聲音是廣和園裡的丫鬟青衫。

巧蓮連忙出門去應對，沒半晌又踅了回來稟告，「是王家夫人來跟夫人提了您的婚事。」

「王光錄夫人？」段蓓貞冷哼。

前輩子王祐先可是瞧不上她，平常就和那票酸儒往來，還自詡什麼蜀山道人，後來科舉參加了四、五次，考運不佳，屢次敗北，倒是在水墨畫上頗有成就，備受推崇。

「是啊！包括這王夫人在內，短短幾天可是有五家上門說親，雖然這消息還掩蓋著，可是魏家託了官媒這可是大刺刺的攤在檯面上。」巧蓮與有榮焉，說得得意。段蓓貞卻是語帶憤恨，「這些事不准外傳，若是讓我知道妳們誰的嘴巴沒把好門的，一律杖責三十後發賣出去。」

「大小姐，奴婢知道事情輕重，不會輕易傳話出去的。巧蓮，妳聽見大小姐的交代了吧？」巧荷當然明白事情的嚴重性，才不像巧蓮這麼天真。

巧蓮警覺自個兒這討好不成，反倒挨罵，連忙噤聲。

「這一女百家求的景況若發生在太傅大人這些一品官員府上，可能是好事，但發生在我身上……哼！簡直是把我架到火上烤著，若是爹最後把我應給魏家呢？要怎麼向其他同僚解釋？」若是以前，段蓓貞可能還會洋洋得意，可現在的她吃一塹長一智，看清門道了。

「老爺怎麼可能把大小姐應給魏家，這魏家是經商人家，門不當戶不對啊！」巧蓮說得直白。

「妳懂什麼！」巧荷出聲喝止。

她看得明白，大小姐對魏家公子很是上心，雖然她不清楚個中細節，卻知道是大小姐允嫁，魏家才敢上門提親，只是這突然冒出來的陳林王姓人家，究竟是怎麼回事？

「什麼，這是你故意的？！」段蓓欣驚呼，瞪著趙朗澤的眼神裡就寫著「瘋子」兩個字。「為什麼他們願意配合你？」

「自然是有把柄在我手上。」趙朗澤得意的回答。

「什麼把柄？」

「就是一些見不得人的事，你不用知道太多。」

「那我總可以知道為什麼你要大費周章幫她造勢吧？」

「她既然這麼想營造聲勢，我幫忙她衝上浪尖還不好？」

「所以你只是來添亂的。」她就是這麼認為。

「倒也不是，我當然有些目的。當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段蓓貞身上，自然就不會有人發現你的好，也不會來跟我搶了。」他回得理所當然。

「你是魔怔了嗎？做事不用大腦，總是這麼衝動的一股腦熱。」段蓓欣怒極了，有些口不擇言。

「什麼叫不用大腦，你在指責我？你又憑什麼指責我？」趙朗澤不滿的瞪著她。他是天之驕子，甫出世就是帶著眾人期待，這輩子被誰罵最多次就是段蓓欣了，而且她即將要成為他未過門的媳婦，這《女誠》的〈敬慎〉她都讀到哪兒去了？這等夫綱不振，怎生威儀。

「你又想端起王爺架子？可以，那就回你忠親王府裡端去，這裡是段府，本姑娘的閨房，在這閨房裡講的就是段家姑娘的道理。」別人怕他忠親王的名諱，段蓓欣可沒在怕，大不了就是命一條，反正狠的怕橫的，橫的怕愣的，最怕就是不要命的。

她的無賴讓趙朗澤氣笑了，怎麼瞧著這丫頭感覺有他的味道在，難不成這些全是由濡目染沾上了？這麼一想，他笑得更歡了。「你段家姑娘是什麼道理，說來本王聽聽，若你真有道理，本王就從了。」

莫名其妙，剛才氣到目露兇光，一副要殺人的模樣，現在又這般高興，這情緒轉變這麼大，人是還正常不？

「這陳林王府，隨便一家都比魏家門第來得高了許多，其中陳大人又是同僚，不管花落誰家，都會得罪另一家，這不只把我大姊架在火上烤，同時也把我爹架上去一起了，若是我爹為了安撫其他人，把我給推出去呢？反正娶誰不是娶，不就是秤斤論兩看娶哪個媳婦進門利益最大，你這不是把我也一起推進火坑裡了？」這麼說起來好像挺有道理的，趙朗澤這才意識到自己想得太單純，還是未過門的媳婦精明。「那現在怎麼辦？」

「你闖的禍，當然你要想辦法。」

「可是我姊姊已經同意會來提親，所以你擔心的事一定不會發生。」

「你可知道女兒家的名節很重要？你這種瞻前不顧後的行徑確定是有心要娶我，不是一時興起的遊戲？」段蓓欣正色的看著他，「或許從我們相遇開始就是一場錯誤。」

趙朗澤頓時一陣心慌，不知怎地，他覺得她現在離自己好遠，彷彿她瞬間變得高大……自然不是外表，而是一種內心強大的堅定力量投射在氣勢上，兩人一念相距千里，她的心思千迴百轉，成長的速度好似他快馬加鞭都追不上。

明明應該是他為她頂天，開創一片優遊天地任她飛翔，怎麼現在會變成這樣？他

越想越心慌，突然驚覺自己沒有這麼強大，連弭平她的氣怒都做不到。

「妳……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？」

「兩人的結合不是只有兩個人的事情，為什麼婚事講求門當戶對？當然是因為締結兩姓之好，代表的是兩個家族的利益交換，這些你應該最清楚才是，可是你做這些事情的時候有想過嗎？你只是端著身分任性而為，你剛才說你姊姊會來提親，那麼你呢？你表現了什麼？你只會恣意妄為，想要什麼就堅持要得到，這和孩子吵著要吃糖有什麼不同？」段蓓欣只覺得渾身無力，在至高皇權前，生命和意志就和螻蟻一樣脆弱。

「我當然想過很多。」

她輕哼一聲，聽聽，他的反駁多麼氣虛。「那麼你喜歡我什麼？」

「我……」趙朗澤俊臉泛紅，喜歡這種事多麼隱晦，她怎麼可以問得這麼理直氣壯？

他吞嚥著口水，好不容易把亂竄的心收回原位，對上她探究等待的眼神，他清了清喉嚨，反問道：「妳認為自己不優秀，不值得我喜歡嗎？不然怎麼會妄自菲薄問出這種問題？」

他認為自己很聰明，能夠想出這樣的回答，畢竟誰會承認自己蠢笨、不優秀，這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確實可以四兩撥千金。

但是段蓓欣只是掀起眼皮，睜了他一眼，「若是我愛慕虛榮，硬要聽你說出一二呢？咱們門不當戶不對，得你青眼相待，我戒慎恐懼，自然要弄清楚你到底看上我哪一點。」

唉！就知道她不是可以輕易蒙混過去的，若換成尋常姑娘，忠親王上門求娶，怕早就樂得分不東西南北了，還認為是祖墳冒青煙。「臭丫頭，妳就不能裝糊塗，硬要我扯下這一層遮羞布嗎？」

趙朗澤嘆一口氣，帶著惡氣，大掌攏著她的腦袋亂揉一通，硬把她梳齊的髮辮弄亂，「妳真以為我這麼蠢笨嗎？我承認有些事情思慮不周，但這是需要機會磨練，再過個三、五年，不，應該是再一、兩年，我就會變得讓妳都意想不到！」

段蓓欣噘著唇，這人還真壞心眼，居然故意弄亂她的頭髮！

「妳應該清楚我趙家忠親王封號世襲罔替，這等皇恩浩蕩是拿我趙家子孫鮮血去換回來的，提起我父親、祖父輩，誰不是伸出大拇指讚聲好，但輪到我單傳嫡支趙朗澤呢，只剩哼一聲，沒有口德的人還說我這輩子就是生來當種豬，只要多產幾隻豬仔，就是趙家祖先保佑。」

「我也曾拜師學藝，卻頂不住孝字壓頂，在祖母的哀求下放棄從武，至於從文，我趙家百年基業從武而起，這不是要我背棄祖業，助長那些文人的氣焰嗎？」

她翻著白眼，「什麼助長文人氣焰，十年寒窗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知，你真以為自己天賦異稟，可以隨隨便便就到考到殿試嗎？你怎麼不轉個念頭，若是讓你這武將之後輕易就考取功名，文官豈可再笑武將是粗俗鄙人，否則有本事，讓文官也去報考武試。」

他先是一愣，隨即大樂，「我怎麼從來沒有想過這事，妳知道我最愛妳什麼嗎？」

就是這股聰明勁兒，妳總是能輕易瞧見我的不足，適時給我一記棍子敲醒我。」
敢情這傢伙是好暴力這味兒？

段蓓欣還來不及反應，趙朗澤便握住她的雪白柔荑，用指腹輕輕磨蹭著她的手背。

「我喜歡妳的原因很簡單，妳沒有相信那些傳聞，對我存有莫名的偏見，我一直放任自己隨心所欲，不要想太多，因為想越多就會越不平，既然我心不平，又怎麼能讓其他人稱心如意？所以我確實做了不少荒唐事，世人會對我有這樣的看法，是我咎由自取，直到遇上妳，妳輕易就點出那些人的目的，說出我不願意思考的細節。」

「你確定不是惱羞成怒？」

「有時候會，因為妳說的話太尖銳、太一針見血。」趙朗澤理直氣壯的承認。

「把你的手拿開！」段蓓欣發現他越來越放肆，本來他是一隻手握著她的一隻手，現在是一雙手都纏上她的雙手。

「不要，這樣握著剛剛好，不大也不小，咱們就這樣牽著手一輩子吧！」

趙朗澤溫情的說，嘴角上揚，眼底的溫潤似水，緊緊包圍著段蓓欣，接下來，她的腦袋成了一團稀糊，什麼也思考不了，只記得手掌心被焐得火熱，一直朝心底熱去，連雙頰都焐燙了，整個人幾乎成了一團小火球。

卓氏在花廳裡理事，聽管事嬤嬤彙報，卻被官嬤嬤來提的事給驚嚇到了。

在往前廳的遊廊上，卓氏思忖半晌，才再開口，「馮夫人什麼事都沒有提？」

「只說得了空想找夫人聊聊，至於聊什麼事也不透露半個字，老奴越想越不對勁，才急著來跟夫人說。」官嬤嬤跟在卓氏身邊幾十年，理事向來井井有條，會讓她慌張的定是大事。

「這馮夫人是寧府二夫人的嫂子，若是為了貞姐兒的婚事而來，怎麼也不該找我談。」

這些日子門檻都快被求婚的媒婆踩爛了，卓氏現在也是頭大，這些人家雖然都是差人上門詢問意思，打著希望先通氣的目的商量，但每一家都得罪不了，她都快拿不出章法應付，卻還是沒能得到夫婿肯定的答案。

她當然清楚丈夫的想法是最好都能籠絡住，尤其上峰不能得罪，但女兒就一個……站在她的立場，她雖然不喜貞姐兒，卻不想看她遭罪，身為段家第一個出嫁的姑娘，若是嫁得風光，後頭的妹妹才有盼頭，她自然希望貞姐兒嫁得好。現在就怕丈夫的想岔了。

管氏就坐在太師椅上，眼睛溜轉兒的打量，段太常卿也不過就是三品官，瞧這屋裡擺設，紫檀繪祿邊櫃、黑檀鑲嵌玉邊六開繡屏、鎏金祥獸香爐、尖嘴壺口富貴牡丹角瓶，壁掛落款董伯仁的《三顧茅廬圖》，能掛在正廳應該就是真跡，雖然她沒法品評，卻也知道董伯仁的畫作有「樓臺人物，曠絕古今」的美稱，一樣樣的好東西哪是憑著三品官的薪俸就能用得上的。

這卓氏當年嫁進段家當繼室可是帶了一百二十八抬的嫁妝，每樣都是頂尖的好東

西，聽說除了彩擷坊這個金雞母外，還有不少值錢鋪子、莊子，小姑娘倒是打了好計謀，讓她來和卓氏通氣。

管氏端著茶，喝了好幾口，這可是上等君山銀針，才一兩重就要價八兩，難得入口，可要多喝些才划算。

「馮夫人，讓您久等了。」卓氏笑容可掬。

「哪裡，段夫人不怪罪我突然上門冒失就好。」管氏也是精明會說話的，先嘴上帶甜的誇了一把卓氏通身氣派，落坐後才開始進入正題，「我這嘴巴也拙，只是應了小姑娘的話，就腆著臉皮上門，若是等會兒說了什麼段夫人不喜的話，您可千萬別朝心裡去。」

初次見面就能扯個天花亂墜，這樣還叫不會說話？卓氏都不曉得該回答什麼，只能訕然道：「馮夫人恁客氣了，您有什麼話就直敞開來說沒關係。」

「我這小姑娘就生了個寶貝疙瘩，前陣子才遊歷回來，就是寧府五公子寧允淞，若不是志在高遠，堅持要外出遊歷，依這年歲早就抱著孩兒了，現在歸來家裡自然急著幫他討媳婦，眼下就快要過年了，希望開春就能有個好消息，所以才來探問段夫人口風。」

「馮夫人這話可問得我心不踏實，貞姐兒的婚事……」

卓氏才剛起了頭，就讓管氏截了話，「哎喲，段夫人您誤會了，我這趟來可是問欣姐兒的。」

卓氏神情一震，「馮夫人可是誤會了？欣姐兒還沒有及笄呢！再說，寧府跟咱們段府的淵源，別人不曉得，您還不清楚嗎？聽說當初姊姊剛過世時，寧老太君還抱著貞姐兒說要回寧府，這事我可都放在心上，馮夫人說的對象應該是貞姐兒才對吧？」

管氏一怔，段夫人現在說的事兒她壓根沒聽說過，難道小姑娘真的打算跟寧老太君對著幹？媳婦跟婆婆針尖對麥芒哪能討得了好，單單一個孝字就壓得翻不著身，她心裡雪亮，也不敢再堅持。

「瞧瞧我這記性，莫非是這段時間忙亂？貞姐兒或是欣姐兒都是好姑娘，段夫人提點的事也是對的，我不該只聽著小姑娘的話就一頭熱的上門說事，還沒探過老太君的意思呢！」

「就是啊！還是要以老太君的意思為重，不過若說親的對象是貞姐兒，這也有些為難了。段夫人，您回去趕緊跟老太君說一聲，這幾天也不曉得是怎麼回事，一連好幾位大人上門提這親事，江南魏家不說，還有王光祿大人和陳大人、林大人，這事可真難辦。」卓氏一臉憂愁。「我還跟老爺提過，寧老太君把貞姐兒當成眼珠子一般疼愛，這對象也要跟寧老太君參詳一番才好。」

管氏一驚，這麼多位大人上門議親，這是怎麼回事？莫非還有什麼祕事沒探清楚？她這下子再也坐不住了，很快就告辭。

「夫人，怎麼寧府二房無緣無故要跟二小姐提親，二小姐還沒有及笄呢！」官嬪嬪在一旁伺候，聽到時也著實嚇了一跳。

「不管寧府打的是什麼算盤，我都不可能讓欣姐兒嫁進寧府，這親疏之分可是拎

得清的，他們怎麼可能會善待我的欣姐兒。」卓氏細想一番後，在官嬪耳邊交代了幾句，囑咐她去查要小心。

官嬪得令，迅速去帳房支款後，下午就出府去辦事，三天後才回府。

管氏上了馬車，吩咐車夫往寧府去，見著了小姑，她連水也來不及喝上一口，就把跟段夫人見面的細節全部說了。

她接著又分析道：「你這心思也別全跟著銀子走，當娘的拿捏尺度可不是只瞧著籃子裡有的，事情還得看長遠，我曉得阮囊羞澀是大事，但瞧瞧老夫人的意思是要把貞姐兒娶回來的，再者，貞姐兒能讓這麼多戶高門大戶前去求娶，才名坐實，松哥兒若是娶了貞姐兒進門，有貞姐兒鼓勵著，紅袖添香，夫唱婦隨，也是美事一樁啊！」

馮氏本來就是猶豫不決，原本是貪著段蓓欣的嫁妝，卻又怕段蓓欣這攀權附貴的名聲拖累了兒子，左思右想，又覺得段蓓貞才是良緣，她也知曉兒子是對段蓓貞有意，畢竟段蓓欣美雖美，但就是個小丫頭片子，哪及得了段蓓貞的成熟風情。想清楚後，馮氏才跟寧老太君提了這事。

寧老太君淡淡的瞧著二媳婦，「你可確定了？貞姐兒雖然喊我老祖宗，先前我也是極希望把這孩子娶回來，但是聽說現在求娶的大戶人家也不少，連女婿的上峰都去求娶，現在我倒是沒把握能把貞姐兒娶進門了。」

「娘，之前是媳婦目光短淺，但是媳婦現在想通透了，連松哥兒都同意。」

「那麼我就去問問貞姐兒的意思吧！」寧老太君微笑，這件事總算如她的意了。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道理沒錯，但松哥兒的父母是二房兩口子，她都進棺材一半的人，強扭的瓜不甜這道理豈會不明白，所以她讓兩口子自個兒想明白，也要看看松哥兒的意願，不想擰著脾氣強要。

看著馮氏離開，高嬪才欣喜的笑道：「恭喜老夫人，這會兒可是心想事成，再過不久表小姐就可以嫁回咱們寧家，這也是小姐有保佑，想讓表小姐代替她來孝敬您呢！」

「你這老貨，嘴巴真靈活。」寧老太君也是欣喜在心，總算可以了卻一樁心事。同一時間，鎮王妃差人打探段府二姑娘的品性，也得了消息，聽著親隨的稟報，她的臉色越來越難看，不等親隨說完便打斷道：「這消息可是千真萬確？」

「屬下確實打探清楚。」

「你下去吧！」鎮王妃閉著眼思索半天，才張開眼睛對著侍立在一旁的秀敏說：「段二姑娘這等人品怎會是良配？」

「王妃，奴婢覺得眼見為憑才適當。王爺雖然個性放浪，但娶親這等大事卻非常有主見，您瞧著王府裡那些姨娘，哪個不是想盡辦法要往王爺身邊塞人，結果不也誰都沒討到好處，再看王府裡的丫鬟，王爺是誰都不瞧一眼。從這小處看就清楚王爺雖然向來憑著心情好惡做事，卻對男女之事非常謹慎，能讓王爺開口求親的女子，難道王妃就不好奇這人的德性？」秀敏從小就跟在王妃身邊伺候，自然也是看著王爺長大的。

「妳說的對，那麼就遞帖到段府，咱們明天走一趟。另外也遞牌子進宮，我要見賢妃娘娘，這件事是該讓賢妃娘娘知道了。」鎮王妃下定決心。

「是。」

段鈺遠聽卓氏提到鎮王妃送來拜帖，非常震驚，心想莫非對方也是衝著貞姐兒的婚事而來？

「老爺，咱們從沒和皇親國戚來往，鎮王妃突然遞帖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事，這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實在令人心裡頭發慌，您好歹也說說該怎麼應付。」卓氏身上連個誥命都沒有，自然沒什麼底氣。

「王妃來訪就奉為上賓，該怎麼待客就怎麼做，明個兒妳也無須太緊張。」

卓氏惶恐不已，連覺都沒睡好，一早起來想著昨晚老爺的態度就覺得堵心，老爺到底想怎麼做，好歹給個明話，否則她要怎麼安心？

而且這次居然連王妃都驚動了，也不曉得這趟來是為了保誰的媒，貞姐兒這婚事可真是讓人操煩，每個來求親的府邸都不肯遵循門當戶對來著，高的是攀附不起，低的又瞧不入眼，愁死人了。

為了迎接貴客，段府的女眷早早穿戴整齊的候著，蔣姨娘知趣，穿著玉色的素雅裙裝，低調的符合身分，至於段菩語一個小丫頭，蜜粉色的絲緞裹著白兔毛兒邊，把她襯得精靈可愛。

至於段菩貞倒是聰明，懂得自己的膚色不夠透亮，選了桃橘相映，一襲高領花廣綾緹花搭上毛皮坎肩，貴氣難掩，現在就斂著裙裾，順眉低眼的扮起乖巧。

卓氏瞧著親生女兒，這丫頭是故意的一襲天青色吳絹，顏色素淡得連人都顯淡，她忍不住皺起柳眉，正想要開口讓女兒回去換套衣裳，就看到外院的管事趕了進來。

「夫人，王妃的馬車進來了。」

「快，馬上出去相迎。」卓氏才剛到大門，就瞧見兩匹駿馬拉著黑亮的車廂進來。府裡早讓人把門檻卸下，馬車就直接停在門裡。不一會兒，車廂下來兩名奴婢，再恭敬的扶著一名衣著華貴的婦人下馬，想來應該就是鎮王妃了。

卓氏拘謹的福身行禮，「參見鎮王妃。」

「段夫人免禮。」鎮王妃瞧著卓氏，生女肖母，卓氏雖然談不上氣派，卻通身閒適，聽說經商手腕有一套，這在內宅婦女身上是少見的特質，只是經商……實在上不了檯面啊！

「外面天寒地凍，咱們先進屋內吧！」卓氏迎著鎮王妃朝正廳走去。

鎮王妃瞧著正廳，入眼所及的櫃桌椅全是黑檀實木精製，這些好東西憑著太常卿的俸祿自然供應不起，看來卓氏確實生財有道，不過忠親王府的底蘊也是豐厚，倒是不看重這些。

壁上的水墨人物畫應該是真跡了，她也曉得太常卿當年可是殿前應試過，肚子裡的墨水騙不了人，想來女兒應該也傳承一二，若是段二姑娘能把攀權附貴這等心

思花些在琴棋書畫上，造詣應該也是不錯。

奴僕行事有度，一一上了茶水和點心就離開，鎮王妃再從細節裡瞧，丫鬟奴僕眼睛全都正視，身子直挺，不敢亂瞟，不敢貪懶，可以知道主母管家得當，應該也是賞罰分明，剛柔並濟。不曉得段夫人是不是將女兒帶在身邊教著？這麼一想，她就問出口了。

卓氏一愣，似乎沒有料到她會這麼問，一會兒才回道：「承蒙王妃提點，妾身目前是帶著大姑娘在身邊看著，還沒有讓她開始掌事。」打從給貞姐兒說親之事搬上檯面後，她也帶著貞姐兒理事，繼女親女同樣手把手教著，倒也不藏私，不過兩人還是有些差別，貞姐兒教的更多是中饋之事，欣姐兒還有幾年才嫁，並不著急，她也不逼著她日日過來。

「大姑娘？沒有二姑娘嗎？」鎮王妃蹙著眉，怎麼會提到段家大姑娘？

「欣姐兒年歲還小，偶爾倒是也來旁聽一二。」怎麼無緣無故提到欣姐兒？卓氏心中一突。

「不是十三了嗎？怎麼會小，本王妃十三歲就定了鎮王世子，十五及笄就出嫁了。說到這裡，段夫人還沒有介紹廳上這幾位俏生生的姑娘呢！」

「是妾身失禮。貞姐兒是府裡的大姑娘，欣姐兒行二，至於最小的是語姐兒。」卓氏點到誰，誰就向前屈膝行禮。

「瞧著都漂亮，段夫人好福氣。秀敏，把荷包分送下去。」原來段蓓欣就是穿著天青色的姑娘，長相確實漂亮，雙頰豐腴，看著討喜，只是低眉順眼的，似乎稍嫌怯懦，也讓人覺得瞧不透澈。

「是。」秀敏將荷包一一分送給段府姑娘，送到段蓓欣面前時，注意到段蓓欣抬頭，面露適宜的微笑。

「妳們瞧瞧喜歡不？」

鎮王妃話聲一落，年紀最小的段蓓語便急急地把荷包打開，接著驚呼，她拿到的是溫潤的小兔子玉玦，符合她的年紀，也顯見王妃的細心。

至於段蓓貞和段蓓欣則是相同的一串珠飾，段蓓貞面露微笑，率先福禮，「謝王妃，小女子剛好就在尋找適合的手串，下個月是老祖宗的生辰，小女子準備早晚替老祖宗誦經添壽呢！」堂堂王妃，居然送手串，真是不知所謂的見面禮。

段蓓欣則是一一細瞧著珠紋，還放在鼻前嗅聞，接著驚詫地道：「王妃這番大禮，小女子不敢收受。」她雙手捧著手串伸向前，表示歸還。

「不過就是手串，怎麼說不敢收受？」鎮王妃挑了挑眉，莫非她真的瞧出來了？

「啟稟王妃，此手串乃是海南黃花梨所製，與一般黃花梨的香氣中夾有酸味不同，此款黃花梨初伐新製帶有辛辣，久置香氣微弱，吸聞吐納感覺舒暢，稍經刮削可得濃香撲鼻。《千金翼方》中也記載可用來治療心疾。

「您瞧！海南黃花梨紋路奇巧，晶瑩剔透，中心有一黑點，帶著萬人朝聖的感覺。若是成塊木形，就有結疤，俗稱鬼臉，這可代表著它們成長環境潮溼惡劣，幾百年才能長到碗口粗，這些鬼臉就是環境險峻的象徵，也是紋路的一種，有狸斑、蟹爪、虎皮等。」段蓓欣說得眉飛色舞。

她平常的嗜好就是看書，涉獵廣泛，再來就是對奇巧的事物偏好和執著，自然對海南黃花梨這種外觀奇醜的珍稀木頭產生興趣，所以曾經仔細研究，可惜這款木品可遇不可求，多半被細細珍藏在私人庫房裡，就算市場上曾經出現，也早被高價買走，怎麼可能流通，再加上她只是一個小丫頭，哪有什麼門路可以尋獲這等珍品，因此只能在書中尋奇，今天可以見著真品，可真是託王妃的福運。

只是這手串太珍稀了，她還真不敢收下，只能渴望瞧著，多摸幾把就好。

「原來這東西這麼珍貴。」鎮王妃瞧著段蓓欣雖然依依不捨，還是把手串小心翼翼的收回荷包，準備遞還給秀敏，對她不免多了幾分讚賞。「不過本王妃既然都開口說送，哪有收回來的道理，妳就收下吧！再怎麼昂貴的東西，還是要給識貨的人才知道珍貴，否則在不識貨的人眼中，不過就是死物。」

聞言，段蓓貞頓時臉色發白，這話可是在暗指她？

「這……」段蓓欣有些忐忑。

「長者賜不可辭，欣兒就收下吧！」卓氏說。

段蓓欣收下荷包，不忘福禮再謝。

「段夫人好福氣，大姑娘是孝順的，二姑娘見識寬廣，三姑娘天真可愛。」

「承王妃吉言。」

「只是不曉得這大姑娘和二姑娘都許了人家沒有？」鎮王妃直接問道。

「貞姐兒正在議親，欣姐兒還小，我這當娘的哪捨得一次嫁兩個女兒，總想留一個在身邊，兩、三年後再說吧！」卓氏順著回話。

「女兒是貼心小棉襖這話說得再貼切不過，只是古有明訓，女大當婚，若是早些訂親也不是就要出嫁，還是可以留在身邊幾年不是？」鎮王妃嘴角帶笑。

「王妃提點的是，妾身會再和夫婿商量。」卓氏索性將丈夫拿來當藉口。

「既然要商量，不如本王妃提個人選給你們參考一二。」鎮王妃丟出重點，「本王妃的弟弟，忠親王趙朗澤，不知道段夫人意思如何？」

卓氏的直抖個不停，她是不是聽錯了？這可是一品親王，門不當戶不對……這門第高到簡直就是一種癡心妄想。

「妳沒聽錯，本王妃說的確實是忠親王趙朗澤，雖然這件事還沒有詢問過宮裡的意思，但我想先和段夫人通個聲氣。」

卓氏的心一沉，趙朗澤的聲名不佳，還被稱為京城三害，若是問她，自然百般不願，就算有王爺封號又如何？她不曾想過利用嫁女謀權求貴，雖然夫君有這樣的想法，但她就算拚了老命也不會應允，只是這些話哪能當著王妃的面前說。

「王爺身分尊貴，小女德性又不出挑，怎麼能夠高攀？這實在讓妾身驚恐。」

鎮王妃仔細瞧著段蓓欣的反應，她粉腮帶紅，羞意十足，就是小女兒嬌態，對照方才意氣飛揚的俏模樣，判若兩人了。

這丫頭確實聰慧，只是這慧黠用的地方到底對不對，可能還需要觀察，但就一雙眼睛生得好，澄淨無瑕信實，她相信能有這麼一雙靈動眼睛的人，性子不可能糟到哪兒去。

「倒是本王妃提得唐突，這事無礙。事情既然提了，本王妃就不再叨擾。」鎮王

妃轉向段蓓欣，「若是哪天得空，就來鎮王府坐坐，本王妃的庫房裡還有些東西想讓妳鑑賞一下，免得哪天本王妃又不小心把奇珍異寶隨手送出去，這手鬆的習慣可真是敗家了。」

「謝謝王妃邀請。」段蓓欣開心福禮。

鎮王妃來匆匆去匆匆，卻讓卓氏心裡忐忑不已，同樣也在段蓓貞心中造成巨響。上輩子段蓓欣根本不認識這些人，怎麼這輩子事情全亂了套了？更多與上輩子不同的軌跡讓她心悸，難道還有她不知道的事在暗中發生？

再者，趙朗澤是一品親王，身分比魏子游不知道尊貴了多少，怎麼段蓓欣的運氣會這麼好？不，還有寧允淞，聽說他託了管氏來探問卓氏的口風，就是卓氏的院子防得緊，讓她探不得消息，或許她可以回寧府去推波助瀾，最好讓段蓓欣嫁給寧允淞。

當初她嫁進寧府沒多久，就聽到嬤嬤們碎嘴，說她婆婆抱怨原來指望卓氏可以添補嫁妝，沒想到卓氏是將母親的嫁妝全數給她抬回寧府外，額外再添補了三抬，雖然也價值不菲，但壓箱底的銀票和店鋪卻沒有，這種可以有收益的才是長遠之計，當時她心底是不舒服的。

只是嫁都嫁進去了，當然只能噤聲，沒想到等老祖宗一走，寧府分家，所有問題就開始浮出檯面。

只要想到臨死前的怨，她就控制不住恨意蔓延，幸好這輩子她早就知道未來發展，她一定會走出屬於自己的榮華之路。

卓氏帶著女兒回到廣和園，一臉憂心忡忡，甫進屋就拉著女兒坐在曲尺羅漢床上。

「欣兒，妳坦白告訴娘，那天在狩獵場不是妳第一次見到王爺，對嗎？」

段蓓欣知道不應該再瞞著母親，只好點頭，「其實王爺心地不壞，就只是成長的環境壓迫得他志不得伸，所以才性格扭曲。」

「妳這丫頭，你們有私相授受？」卓氏嚴厲質問。

段蓓欣一驚，連忙搖頭，「女兒謹遵禮數規矩，怎麼可能會做出私相授受這種事情。」夜探閨房可不是她做的。

「王爺有表現出什麼逾矩的行為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只是聊天，有時候女兒會開導一下他的偏激想法，其實我們不過見過幾次面，女兒也不曉得怎麼會被他給惦記上了。」

「聽鎮王妃的意思，就是真要聘妳給王爺，現在就只等著進宮跟宮內提報。」卓氏擰著眉，「依妳爹的官位，妳最多只能當個側妃，可是側妃只是名字好聽，說穿了就是妾，娘怎麼捨得讓妳去當妾，這事不成，娘得先讓妳和其他人家訂親，只是臨時要上哪兒找人選？唉，真是人在家中坐，禍從天上来。」卓氏愁死了。官嬤嬤打岔道：「夫人，若是江蘇老家的大姪子呢？」

「妳是說錦鵬？」錦鵬明年就要進京入學，聽說在族學裡備受先生青睞，還斷言要考上秀才絕對沒有問題。「我這就寫信回去問問。」卓氏馬上起身要動筆。

「娘，您先別急。」段蓓欣拉住母親，「其實……女兒覺得王爺人很好，而且我

們也不需要急切，或許王妃只是聽了王爺隨口提到我的名字，一時興起來瞧一眼，這是小事。」她斟酌著字眼，小心翼翼的說。

知女莫若母，卓氏微瞇起眼，問道：「妳動心了？」

段蓓欣倏地漲紅了小臉，「哪是！女兒……女兒只是不想、不想大驚小怪。」聽女兒話說得零零落落，分明就是心虛。「妳這丫頭，趙朗澤的聲名狼藉，行事乖張，怎麼會是良配，娘知道他的皮相俊美，贏得不少女子芳心，但嫁人可不能只看張臉皮，兩人是要過一輩子的，品性才是最重要。」

段蓓欣攬著娘親的臂彎，嬌聲道：「娘，女兒的性子您不清楚嗎？我怎麼會只看重一張臉皮，您不是教我看人從雙眼嗎？女兒從他的雙眼裡瞧見真誠。」

卓氏也年輕過，女兒這少女懷春的模樣說明她的心已經陷進去了，她是相信女兒的眼光，畢竟這丫頭從小就沒有讓她煩惱過，行事有度，有時候她都覺得生了一個省事的女兒是上輩子積德。「娘相信妳，但是當妾……這娘真的不能同意。」

「若不是明媒正娶的正妃，女兒寧死不屈，他知道的。」

趙朗澤，我已經相信你是真心想娶我，你可千萬別讓我失望。

鎮王妃離開段府後，立即前往宮中，沒想到秀智姑姑已經在宮門口候著。

秀智和秀敏是親姊妹，模樣十分相像，姊妹倆從前分別伺候忠親王府兩位嫡出的姑娘，可是羨煞一幫人。秀敏被許嫁給鎮王府的管事時，賢妃也有意要放秀智出宮嫁人，沒想到秀智卻不願意，堅持要守在賢妃身邊伺候一輩子，就是這樣堅定的心性，讓秀智成為賢妃娘娘身邊最得力的姑姑，現在她已經是蘭林殿的掌事姑姑了。

能讓秀智姑姑親自到宮門口迎接的人，就是得賢妃娘娘看重的人，再瞧鎮王妃的品秩服裝，也清楚是貴人，路上宮婢斂眉福身行禮。

很快就到了蘭林殿，拾階而上，白玉石板溫而不炙，把宮內烘得溫暖，鎮王妃取下斗篷，交給秀敏收拾。

「臣妾拜見賢妃娘娘。」

鎮王妃端著齊全禮儀，卻換來賢妃一記白眼，「都說過幾次了，私下咱們親姊妹就不講那些虛禮了。」

「身分擺在那兒，禮不可廢。賢妃娘娘在宮裡素來也是行事嚴謹，若為了這事讓人捉住把柄可不妥。」鎮王妃坐在秀智擺過來的鵝頸黑酸枝木椅上，上頭鋪著豐實軟墊，入座舒敞。

「得了，就知道妳思慮的多。」賢妃啜了口茶，連忙催促道：「妳快把這事說清楚，朗澤怎麼會喜歡上段府二姑娘？二姑娘愛慕虛榮、攀權附貴的傳言不少，這種女人怎麼能聘給弟弟為妻，若是喜歡，抬回去當妾就罷了。」

「當妾的可能性不大，咱們一直想讓弟弟開枝散葉，從老祖宗在時就曾想過安排通房，可是弟弟的反彈有多大，您應該沒忘記吧？」鎮王妃可還記得當時弟弟極為憤怒，口不擇言的說若只是要隻種豬生下趙家子嗣，不用他，隨便大哥、二哥

都可以，若是生子才是忠親王的使命，乾脆誰先生子就誰當忠親王，這番話可是把老祖宗氣得差點吐血，而後就不再提這些事了。

或許趙朗澤也認為傳宗接代這件事只要姓趙的都可以，不管嫡庶之分，但對執著於血統正規的嫡支而言，絕對不同。

「本宮可以不看重門第，但對於品性卻不能不重視，今天若換成是段大姑娘，好歹是泱泱才名，二姑娘扛著那種名聲，要是忠親王府真聘進門，豈不被傳是瞎了眼。」賢妃列賢，自然處事不是不講理。

「話也不能這麼說，臣妾看朗澤這次是認真的，要不也不會催著臣妾去提親，而且聽說寧家也有意要聘二姑娘，這事臣妾倒是查過，寧府二夫人的娘家嫂子確實曾到段府，就早臣妾一天，至於這通氣的結果如何，還打聽不出來。」

「寧府要聘段二姑娘？妳這消息確實？」

鎮王妃慎重的點點頭，「管氏去了一趟段府，而且一離開就朝寧府二房去，若段禧欣真的這麼不堪，寧府怎麼還會上門求娶？臣妾想，有沒有可能那些傳言是以訛傳訛，今天才會特地去了一趟段府，也是為了親眼瞧瞧那小姑娘。」

「那麼妳看了覺得如何？」

「不卑不亢，行事有度。」鎮王妃把贈送手串的經過說得清楚，「……沒有絲毫阿諛奉承，只是坦然敘述這手串有多珍貴，之後還想將手串歸還，真以為臣妾是不清楚才送出這麼價值不菲的禮。」

「這樣的心性確實少見，但也有可能是心機深沉，早看出妳是試探，所以順水推舟的配合演出。」賢妃反向思考。

「她才十三歲，若心機可以深沉到這等地步，未免太妖孽了。」鎮王妃點出事實。賢妃豁然開朗，這年紀確實還小，就算現在訂親，也得等到及笄才能嫁人，這之間還有幾年時間，會發生什麼事情難以論定，只是弟弟明擺著非段二姑娘不娶，若是沒達目的，保不齊又會釀出什麼事來。

賢妃能想到的事，鎮王妃當然心裡也清楚，「娘娘，臣妾認為不妨就順著朗澤的意思向段家提親，一來寧府向段府求親是事實，二來這段二姑娘年歲還小，先把名分定下，未來再觀察看看。」

「妳的目光就這麼短淺，只想著先安撫朗澤的不滿？」賢妃不相信，妹妹向來是走三步想百步的個性。

「賢妃娘娘聰慧，臣妾確實有其他考量。朗澤十五束髮之齡，這年紀的世族公子都開始領著皇差辦事，雖然當年老祖宗仙逝時有遺言，不願趙家子孫命殞戰場，但領著皇差也不是只有上戰場這麼一條路，臣妾的想法是，讓弟弟定了親，再來就是立業了。」鎮王妃可不能放任弟弟紈褲下去，要不百年之後怎麼面對趙家祖宗？

「對，妳說的對！本宮一直擔心他頑劣不馴，若是依他的性子讓他訂親，再循循善誘，既然要成家，自然要有一番作為才能成為妻子的天，至於成親這件事，等他歷練幾年，很多事情也看透澈了，屆時是不是還要娶段家二姑娘，還不就是一句話的事而已。」賢妃拍板定案，「那麼這件事就交給妳去辦，盡快！至於本宮

則去求皇上，看要找份什麼差事給他做。」

「是，臣妾現在就去辦。」

鎮王妃達成目的，自然得先跟弟弟說一聲，免得他記掛在心頭，還要提點他之後即將領皇差的事，至於唸書……他心不在此，再唸也是浪費時間，再者，以他的身分，讀書只是明事理，倒沒有必要考狀元，若是把腦子唸僵，只會之乎者也，不懂變通，豈不弄巧成拙。

Crescent Family